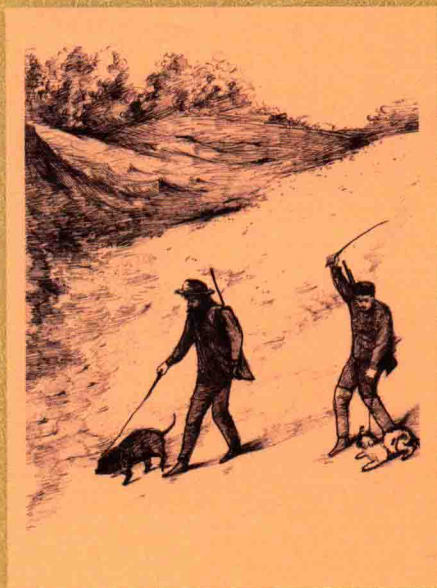


# 猎人笔记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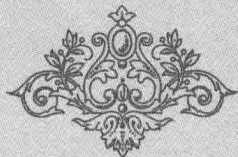
(俄罗斯)屠格涅夫 著

方希璐 译



全译本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 猎人笔记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俄罗斯)屠格涅夫 著

方希璐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猎人笔记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方希璐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6重印

ISBN 978-7-5317-2657-9

I. ①猎… II. ①屠… ②方… III. ①中篇小说—俄  
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9243号

## 猎人笔记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

作 者 /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译 者 / 方希璐

责任编辑 / 陈颖杰 王佳欢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mailto: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21

字 数 / 354千字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6月第3次印刷

定 价 / 26.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657-9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经销商联系调换。

## 译者序

十九世纪出现过大批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它们都深刻披露与揭示了现实社会的不公，而《猎人笔记》应该可以说是这些力作中的杰作了。

这部力作是由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早期完成的作品，同时也是他的成名作。这位伟大的作家的全名是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818年11月9日出生在奥勒尔城的一个贵族家庭，1883年9月3日卒于巴黎。他的父亲是一个退伍军官，母亲则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女地主。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在斯帕斯克田庄度过，1827年随全家迁居莫斯科，1833年进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一年后又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毕业后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希腊语与拉丁文。

1843年初，屠格涅夫因发表叙事长诗《巴拉莎》而结识了别林斯基，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这对他的一生和文学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48年2月转往巴黎，目睹了资产阶级对工人起义的血腥镇压，深感气愤。1850年回国，1852年果戈理逝世时，他发表了悼念文章，沙皇当局以“违反审查条例”为由，将他拘留一个月。被拘留期间，他写出了抗议农奴制的短篇小说《木木》，表达自己坚持斗争的心志。随后他被逐回原籍，继续受警方的监管，1853年底才获准能够回彼得堡。

十九世纪50至70年代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旺盛时期，他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烟》（1867）、《处女地》（1877）。其中《罗亭》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塑造了继奥涅金、皮确林之后又一个“多余的人”形象。所不同的是，罗亭死于1848年6月的巴黎巷战中。《父与子》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它反映了代表不同社会阶级力量的“父与子”的关系，描写了亲英派自由主义贵族代表基尔沙诺夫的“老朽”，塑造了一代新人代表——平民知识分子巴札罗夫。但巴札罗夫身上也充满了矛盾，他是旧制度的叛

逆者,一个“虚无主义者”,否认一切旧传统、旧观念,他宣称要战斗,但却没有行动。小说问世后在文学界引起激烈争论。

从60年代起,屠格涅夫大部分时间在西欧度过,结交了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如左拉、莫泊桑、都德、龚古尔等。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文学大会”,被选为副主席(主席为维克多·雨果)。屠格涅夫对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的沟通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

屠格涅夫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既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又长于抒情。小说结构严整,情节紧凑,人物形象生动,尤其善于细致雕琢女性艺术形象,而他对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写也充满诗情画意。

由二十二篇特写和短篇小说组成的《猎人笔记》则给屠格涅夫带来巨大声誉。全书有统一的主题,即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揭露和抗议。所写的众多人物,主要可分为截然对立的两大类:一类是作者以前从未触及的视角去描写的农民形象;另一类则是作者怀着憎恶之情加以刻画的地主形象。通过对这两类人物的不同态度和评价清楚显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作品中对大自然富有诗意的描写和叙述中的抒情笔调,增添了它的艺术魅力。

《猎人笔记》是一部形式独特的特写集。本书作者屠格涅夫通过这个作品控诉了腐朽的农奴制度,表现了作者的民主主义思想,同时也非常注意人物的刻画。这部书以一个猎人的行猎为线索,刻画了地主、管家、磨房主妇、城镇医生、贵族知识分子、农奴、农家孩子等众多人物形象。真实地表现了农奴制背景下外省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风貌。在美丽的大自然的景色中,发生的却是种种悲剧,揭露了一些地主的残暴、狠毒、虚伪、空虚、无耻等。其次作者也揭示了农民的悲惨命运,从一些角度表现了农民的善良、勤劳、诚恳、纯朴,以及他们的才干和无穷的创造力,也生动地描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作者在揭露社会现象时不是直接描写,而是含蓄、简约,言尽意无穷,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触摸到了俄国社会的本质。

故事与故事之间看似没有联系,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通过展现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来表现俄国社会本质。本书的主要写作手法是描写。而描写中又以人物的语言、动作和外貌描写为主。本书所描写的人物众多,详略得当,主要对地主和农奴两个阶层的人进行了描写,通过对比来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引发读者的无限愤慨和对下层人民的

深切同情之情。

“不公平”，这是我译完这本小说时对俄国社会的第一印象。地主们身上穿着绫罗绸缎无所事事，农奴们则要每天穿着整洁的“制服”去给地主当牛作马，地主们衣食无忧，而农奴们则要起早贪黑为挣得面包干活；地主们的餐桌上都是山珍海味，而农奴们则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只有到过节才能讨到馅饼；地主们常为一点小事打骂农奴，而农奴们只能吞声吐气，连声诺诺……

相比而言，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多么美好——人人平等，幸福自由，国家和平安定，人民团结一心，我们应该倍加珍惜才是。

最后，借用别林斯基的一句话来评价这部巨著：“从一个前人所不曾有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

## 目 录

霍里和卡利内奇 .....	1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	12
草莓泉 .....	22
县城里的医生 .....	30
我的邻居拉季洛夫 .....	39
独院地主奥夫夏尼科夫 .....	46
里戈甫村 .....	62
白氏草场 .....	72
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奇扬 .....	89
庄 园 .....	105
账 房 .....	117
孤 狼 .....	133
两个地主 .....	141
列别江集市 .....	149
塔吉雅娜·鲍里索芙娜和她的侄儿 .....	160
死 亡 .....	172
酒 店 .....	184
彼得·彼得洛维奇·卡拉塔耶夫 .....	199
约 会 .....	214
希格罗县的哈姆莱特 .....	222
切尔托普哈诺夫与聂道比斯金 .....	243
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结局 .....	260
骷 髅 .....	292
车轮声响 .....	304
森林和草原 .....	317

## 霍里和卡利内奇

对奥加尔省和卡卢加省两地的居民,无论长相和神态,不管是何人,只要去过泊尔霍夫县和兹德拉县,都一定会很明显地感到差异而吃惊。奥加尔省的农民个子很矮,腰背弯得像一张弓,一直以来显得都很不高兴,眼睛里充满了忧郁。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户不挡雨,还要服沉重的劳役。而卡卢加省的代役租农夫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眼神自信。他们都做些关于奶油和松焦油的生意,平时穿得都很整洁,他们在节日兴高采烈地穿上长筒靴,住在高大舒适的松木做成的房屋里,生活幸福。

除了居民特征的差异,在居住环境方面也有着显著的差异。奥加尔省的农村周围都是耕地,或是纵横交错的现已变成臭水沟和烂泥塘的沟壑,除了偶尔有几株可以任人砍伐的爆柳和两三株很细根本不会长大成才的白桦树外,在周围一俄里<sup>①</sup>的面积之内连一株小树也不会看到的。他们的房屋挨得很是稠密,屋顶上盖着都已腐烂泛黑的麦秸……这一切都显示着这里的破败。而在卡卢加省则是另外一种风景,一切都是如此地生机勃勃,村子周围环绕着枝叶繁茂的树木,远处看去村庄在树木的掩映下若隐若现。走进村庄,你会发现这里的房舍建设得井然有序,屋顶覆盖着木板,大门都加闩上锁,栅栏篱笆排列得很是整齐,过往的猪狗想随意进出游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对于放猪的人而言,在卡卢加省也就更放心。在奥加尔省,那些可怜的仅存的一些瘦弱的树林和灌木丛也都消失得无处可寻,就连沼泽地也会有如此结果;在卡卢加省,茂密繁盛的防护林,一直延伸了好几百俄里,沼泽地也延伸出有数十俄里,就连濒临灭绝的黑琴鸟、比较温柔的沙锥鸟也在这里生活繁殖后代,有时连走路时都常会惊动繁忙劳动着的山鹑,使它们噗啦啦地全飞了起来,把猎人和猎犬都喜欢得不得了。

有一天我到兹德拉县去打猎,在一片荒芜的田地里意外遇到了一位热爱打猎甚至成癖的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名字叫做波鲁迪金。他在打猎方面

---

<sup>①</sup> 1 俄里相当于 1.067 公里。



可算技术精湛,对待别人的态度也很友好和善。可令人遗憾的是,他以前向省里所有的有钱人家的小姐求过婚,不仅被人家拒绝,而且还被禁止再次登门,这让他非常难过。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他所有的亲朋好友诉说自己的苦闷,可是还会把自己园子里的果子摘下来送给那些把他赶出家门的姑娘们的父母。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个他自己认为很搞笑的但是从没有逗笑过别人的笑话。他对阿基姆·纳希莫夫的作品《宾娜》那可真是推崇得很啊!他给自己的一条狗起名叫“天文学家”,不知道他为什么给它起这样一个名字。他说话结结巴巴的还带有乡音,很惹人发笑。在家里使用法国式的做饭方法,据他家的厨师说法式烹饪方法的秘诀是把每种食品的原来的味儿都彻底改变。这名高明的厨师做出的肉有鱼腥味儿,而做的鱼则带有蘑菇味儿,最让人称奇的是通心粉全是火药的味道儿,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出这些奇怪的食品来的。然而,除了这些微小的不足之外,波鲁迪金先生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本地的翘楚了。

我和波鲁迪金认识的时间才只有一天,他就盛情邀请我到他家去住宿。

“这里离我家有五六俄里的样子,”他说道,“徒步走太远了,我们还是先到霍里家去休息休息吧。”

“霍里是谁呀?”我问。

“我的一个雇农……他家离这儿不是很远。”他幽幽地答道。

我们便一路聊着向霍里家走去。霍里的家是建在林中的一片收拾得非常平整的空地上的独家宅院。院子由好几栋松木的房舍组成,周围用篱笆围了一圈。一根细柱子搭建的凉棚坐落在正屋的前面。我们两个人直接就走进了院子里,一个个子很高,模样漂亮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出来迎接我们。

“啊,菲加!霍里在家吗?”波鲁迪金先生高声地问他。

“他进城里去了,没有在家。”小伙子露出一排雪白雪白的牙齿,笑眯眯地回答道。接着又问道:“需要我来准备马车吗,先生?”

“是的,小伙子,要一辆马车。再给我弄些克瓦斯<sup>①</sup>过来。”

我们走到干干净净的装饰有苏兹达尔木版画<sup>②</sup>的由圆木垒成的屋子里去了。一尊带有银质衣饰的巨大圣像在屋角处,圣像的面前点着一盏神灯。屋里摆放着一张菩提木的桌子,明亮如镜。无论是在圆木中间还是窗框上,都没有普鲁士甲虫,也没有藏着狡猾的蟑螂。那个小伙子很快就回来了,热

① 一种自制的清凉饮料。

② 苏兹达尔为知名的木版画产地,一般的农户都会在家中贴这种画片。

情地招待我们，他端来了一杯非常好喝的克瓦斯和一个装着一大块白面包和十几条腌黄瓜的小木盆。他把这些食品放在桌子上摆好，自己就靠着门框站着，常常歪过头来微笑着看看我们。我们很开心地吃着这些佳肴，这时一辆马车来到台阶前。走出屋一看，车夫是个有着一头漂亮卷发的男孩子，看模样只有十四五岁，正在卖力地勒着一匹很是强壮的花斑马。五六个高大健壮的小伙子围站在马车边上，都和非加长得一模一样。“都是霍里的儿子！”波鲁迪金说道。

“都是小霍里，”陪着我们走到台阶上的菲加接过话来，“就这还没有来全呢，波塔普到树林子里去了，西多尔跟老霍里进城去了……小心点儿，瓦夏<sup>①</sup>，”他把身子转过来对那个赶车的孩子嘱咐说，“你要把车赶得舒适快捷，车上坐的可是老爷。如果路上有坎坷的沟坎，孩子，别走得太快，否则，咱们不怕把车子颠坏了，你要是把老爷的肚子颠疼了那可不得了！”听到菲加的俏皮话，其他几个小霍里都笑得嘻嘻哈哈的。波鲁迪金先生精神十足地喊道：“把‘天文学家’也放到车上！”菲加高高兴兴地把摇头摆尾的狗放进马车里。

这时，瓦夏轻抖了一下缰绳，我们的马车便像小船划过水面一样平稳地向前驶去。走了一段路，波鲁迪金先生猛然指着一所低矮的房子，自豪地对我说：“那是我的办公室，怎么样，去看看吧？”“听你的吩咐好了。”他一面下车，一面说：“虽然现在我已经不在这儿办公了，不过还是值得一看的。”

这幢小房有两个房间，现在都空空如也。看房子的是个独眼的老头，听见响声正从后院急急忙忙地跑过来。“你好，米尼奇，”波鲁迪金对他说，“给我们端点水过来吧！”独眼老头应了一声转身进屋，不大一会的工夫就拿来了——一瓶装得满满的水和两个擦洗得干干净净的玻璃杯子。

“请品尝一下吧，”波鲁迪金对我说，“这是我们这儿的泉水，特别好喝。”我们两人各喝了一杯，清冽的泉水顿时就把一路的疲惫扫了个干净，我们交口称赞泉水的好并对独眼老头表示了感谢，独眼老头向我们深深鞠了一躬表示还礼。“好，我们现在应该能够出发了！”我这位新认识的朋友说，“我在这儿做了一笔比较赚钱的交易，卖给阿里卢耶夫四俄亩的树林，开的价钱很好。”我们重新上了马车，一路上赞赏着山里迷人的风景谈论着美好的生活，半个小时后，来到了波鲁迪金的宅院。

“请问，”吃晚饭的时候我问波鲁迪金，“您那个霍里为什么不和其他雇农住在一起，反要自己一个人住啊？”

---

① 瓦夏为瓦西里的昵称。

“因为他非常地能干，人也长得精明。大约在二十五年前，他家的住房在一场大火中被烧光了，他走投无路，来恳求我的父亲：‘尼库拉·库茨米契老爷，请您开恩，您让我搬到您家树林边上的沼泽地上住吧！我可以给你交代役租，租金可以高一些。’‘你为什么要搬到那个地方住啊？’‘我愿意去那里住啊。但是，尼库拉·库茨米契老爷，您不要再给我派别的活干了，租金的事情您随便要好了。’‘那就每年交给我五十卢布吧！’‘好，就这样决定了。’‘你是不能够欠我的租金的！’‘放心吧，绝不会！’就这样，他去沼泽上一直住到现在，从那个时候开始，霍里就成了他的绰号。”

“这么说，他发财了？”我一边吃着晚餐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

“发财了。现在他向我交一百卢布的租金，我还要向他要更多呢！我已经好几次对他说：‘你干嘛不赎身呀，霍里，喂，你赎身不挺好！’但是这个老滑头却推说自己没有赎身的钱……哼！他在耍滑头！”

翌日，天气不错，我们一起喝过早茶后，就马上出发去打猎。从村子穿过的时候，波鲁迪金让马车夫把车停在一幢低矮的房子前，冲院内大声喊道：“卡利内奇！”“马上就来，老爷，马上就来，”院子里马上有人热切地回应着，“我系好树皮鞋就来。”我们的马车开始慢慢向前行进，刚走到村头，一个四十来岁的人就追了上来。他高高瘦瘦的，向后仰着一颗小脑袋瓜，这就是卡利内奇。他那张晒黑的脸上有着几颗麻子，人看上去倒很和善，很是让我喜欢。

卡利内奇每天都和主人一起去打猎，帮主人背猎袋，有时还背猎枪，探寻何处有飞禽，甚至还得弄水、采草莓、支帐篷、找马车等。（后来我才知道）若是没有他，波鲁迪金先生真的会寸步难行。卡利内奇性格活泼，脾气和顺，是个乐天派，总是不停地哼着小曲儿。他的眼睛不断地四处张望，说话带点鼻音，微笑时总是眯起水蓝色的眼睛，经常抚弄他那稀疏的山羊胡子。他走路不快，步幅却很大，拄着一根细长的棍子作拐杖。这一天我们交谈了好几次，服侍我的时候他丝毫没有奴仆的卑躬相，伺候主人就像是在照顾小孩子一样。

中午时分烈日炎炎，酷热逼迫我们找个阴凉的地方避一避，卡利内奇便领我们来到密林深处，那儿有他们的一个养蜂场。他将我们引进一间四壁挂满了芬芳的干草的小屋，他安顿我们在新鲜的干草上休息，自己把一个小网眼的袋状东西戴在头上，拿起刀子、罐子和一块燃烧的木片，到蜂房去为我们割蜜。我们喝了搅拌了蜂蜜的湿润透明、芳香甜美的泉水，便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沙沙的低语声中进入了梦乡……一阵微风唤醒了我，睁开眼

睛看到卡利内奇坐在门槛上,门半开着,他正专心致志地用小刀又雕又挖,好像在忙着做一柄木头勺子。他一脸的阳光灿烂,我静静地注意了好长时间。这时波鲁迪金先生也睡醒了,但是我们并没有马上起身,仍留恋着这样的美好。我们都知道长时间的步行劳累加上甜美安静的熟睡之后,静静地躺在干草上,是多么舒服的一件事:全身都松散了,只有懒洋洋的舒适,热气轻柔地扑面而来,那种甜蜜的倦怠之意叫人不愿睁眼。但我们还是慵懶地爬了起来,出去呼吸点清新空气,悠闲漫步直到天边映出红霞。

晚饭时我谈起了霍里和卡利内奇。“卡利内奇是个善良的农夫,”波鲁迪金先生对我说道,“他很勤快并乐于助人,但由于我打猎时总是找他做伴,他也就不能踏实地干农活了。他被我拖住了,每天都要陪我出去,您想想,哪儿还有时间去干活。”我点点头,闲聊了一会儿我就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波鲁迪金先生就进城和邻居比秋科夫打官司去了。比秋科夫强行耕种他的田地,而且还在地里鞭打了他的一个女雇农。他不在,我只好自个儿出去打猎,太阳下山的时候,我顺路拐到了霍里家。在他家门口,我遇到一个秃顶的老头儿,此人肩宽背阔,体格健壮——这个老头儿正是霍里。强烈的好奇心让我将霍里认真地端详了一番。他酷似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up>①</sup>:高高的额头,满是疙瘩,小眼睛,翘鼻子,还有点儿翻鼻孔。我们一起走进了房间。招待我的还是前天见到的那个菲加,他送来了牛奶和黑面包。霍里坐在一条长凳上,一边抚弄着他那弯弯曲曲的长胡子,一边同我聊了起来。他仿佛自视很高,说起话来悠然自得,动作也很稳健,有时还会从长长的胡髯下面露出些许笑容。

我们聊种地,聊谷物收成,也聊了乡下过日子的一些事儿……他仿佛认同我的所有话,我说什么他都点头称是,从不表示异议。只是后来我自己倒觉得过意不去了,因为我有些话说得实在不是很得体,我们的谈话似乎也出现了不和谐的调子。霍里有时说话很令人费解,可能是因为他太过拘谨了吧。下面我举一段对话作例子:

“我不明白,霍里,”我问他,“你干嘛不愿意赎身呢?”

“我干嘛要赎身?现在我和东家相处融洽,我也能如数交租……而且我的东家是个好人。”

“可是能成为一个自由人该多好啊!”我说道。

霍里斜看了我一眼。

---

① 公元前 469 至公元前 399 间在世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

“当然很好。”他说道。

“那你说说，你干嘛不想赎身呢？”

霍里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可是老爷，你说我拿什么来赎身呢？”

“嘿，得了吧，你这个老头儿……”

“霍里要是自由了，”他似乎是在自言自语，“那些嘴上没毛的家伙就都来欺压霍里喽。”

“那你干脆也把胡子剃光得了。”

“胡子算不得什么，胡子是草，想割就可以割。”

“那你干嘛不割掉呀？”

“啊，霍里也许还要经商呢，商人的日子会舒坦一些，而且还能留胡子。”

“你不是已经在那儿做生意了吗？”我又问他。

“那不过是些奶油和焦油的小买卖罢了。怎么样，老爷，现在要不要套车？”

我心想：真是个精明的老头，说话如此小心。

但我却只是顺口答道：“不必了，我不要车。明天我打算在你家周围溜达溜达，如果方便的话，我今夜想借住到你的干草房里去。”

“非常欢迎。可是让您在干草房里过夜，我会过意不去的啊，那里肯定会不舒服的，我还是吩咐老婆子给您准备上床单和枕头吧。喂，老婆子！”他一边站起来，一边大喊道，“老婆子，这儿来！菲加，你和她们一块。老婆子都是些蠢货，你都要告诉她们要干些什么。”

大约一刻钟之后，菲加提着灯把我送到了干草房里。我躺在馨香扑鼻的干草上，有一种温馨舒适的让人高兴的感觉，整个人都沉醉在干草的芳香里，狗蜷缩在我的脚旁。菲加向我道了声晚安，就关上门离开了。我躺了很久，却一直都睡不着。这时，一头母牛走到了门口，猛然呼哧呼哧喘了两口气，相当地粗鲁，仿佛并没有意识到它那愚蠢的行为已经打扰到了客人的清梦，此时狗恶狠狠地冲着母牛狂吠起来。一头猪从门口经过，还不断地哼哧着。附近有匹马嚼着干草，不时打着响鼻，……最后我终于睡着了。

天亮了，菲加把我唤醒。我特别喜欢这个快乐活泼的小伙子，他总能给人带来轻松。据我观察，老霍里也很喜欢这个儿子。这一老一少还经常在一起说笑逗趣。这时老头儿出来招呼我。可能是我在他家住过一夜的缘故吧，今天霍里对我比昨天热情得多。

“已经为您准备好了茶，”他笑着对我说，“一起喝茶去吧。”

我们坐下后,霍里的一个儿媳妇,一个体格强壮的年轻女人,又端来了一罐牛奶。他的儿子们,一个接一个地也走进了屋。

“你真福气,儿孙满堂啊!”

“是啊,”他嚼着一小块糖,开心地说道,“他们对我和老婆子都很好,没什么好抱怨的。”

“他们都和你住在一起吗?”

“都住在一起。他们也都愿意一起住。”

“都结婚了吗?”

“只有这个调皮鬼还没成亲,”他指着菲加说,这个小伙子又习惯性地靠在了门框上,“还有瓦夏,他还小,过几年再说吧。”

“我干嘛要结婚?”菲加反驳他,“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嘛,娶老婆干啥?找来斗嘴啊?”

“哼,说得倒好听,鬼东西……我知道你的鬼主意!戴个银戒指到处逍遥,拈花惹草……成天跟些丫头们一起胡闹,‘好了,不要脸的讨厌鬼!’”老头子学着丫头们的腔调说,“就你那些鬼主意,只顾自个儿寻开心!”

“娶老婆到底有什么好的?”

“老婆是个壮劳力,”霍里严肃地说,“老婆会侍候男人,能干活,听从使唤。”

“可我要个壮劳力干嘛?”

“你不就是只顾自己图清闲吗?我早就明白你的鬼主意。”

“好,要你这么说,你就给我讨个老婆吧。咦,怎么啦?这回该没话说了吧,说话呀!”

“唉,算了,算了,你这个调皮鬼,也不怕吵得老爷心烦。放心,我会给你讨个老婆的……唉,老爷,您可别见怪,这孩子还小,不明事理规矩。”

菲加却毫不在乎地直摇头……

“霍里在家吗?”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话音未落,卡利内奇已走进屋来。他手捧野草莓,是专门采来送给自己的铁哥们霍里的。老头子亲热地欢迎他。我很惊奇地望着他,想不到一个庄稼汉竟也会这样“温柔多情”。

这一天我们大概比平时晚三四个钟头才出去打猎。此后三天我一直住在霍里家里。两位新相识让我很高兴。他们无拘无束地和我聊天说地,我也饶有兴味地听着他们讲话。我发现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霍里善于思考,做事认真务实,擅长经营管理,是个纯理性主义者;而卡利内奇则相反,他是个理想家,一个浪漫主义者,对一切都有着满腔的热情,而且还是个好幻想

的人。霍里干事讲究实效,因此他建房起屋,积攒钱财,并同主人和其他权势者和睦相处;卡利内奇则不然,穿树皮鞋,生活仅能勉强糊口。霍里子孙满堂,一大家子人和和气气,幸福美满;卡利内奇曾经娶妻成家,但却是妻管严,无儿无女,结果成了孤家寡人。霍里摸透了主人波鲁迪金的秉性和为人,相处轻松愉快;而卡利内奇对自己的主人肃然起敬,言听计从。霍里很喜欢卡利内奇,时时都想着庇护他;卡利内奇也喜欢霍里,对他很是敬重。霍里不善言谈,做事总是很相信自己,胸有成竹;卡利内奇虽然健谈,却不能伶牙俐齿地说些奉承话……但卡利内奇也有很多特长,就连霍里也对他心悦诚服。比如,他能念咒来止血,治好惊风和狂犬病,还能打掉蛔虫。他也善于养蜂,有着一双无所不能的手。因此,当霍里请卡利内奇帮忙把新买的一匹马牵进马房,卡利内奇就真心诚意来完成好朋友的要求以解除他的疑心。卡利内奇喜爱亲近自然;霍里则更接近人和社会。卡利内奇不善思考,纯朴自然;霍里则目光远大,甚至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他久经人世,见多识广,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例如:从他的述说中了解到,每年夏天,开镰割草之前,各个村子都必定会来一种式样别致的小四轮马车,车上坐着一个穿长衫的人,这是专程来卖大镰刀的。如果付现买,价格是一个卢布二十五戈比到一个半卢布;如果赊账,就要三个卢布纸币或一个银卢布。当然,庄稼人买镰刀都是赊账,但两三个星期后便须付账。因为燕麦一收割,庄稼人便会有钱了。他们和卖镰刀的一起到附近的酒店把账结算明白。但有些地主想乘机捞上一笔,就用现金把镰刀都买下,然后再赊给庄稼人,这样来赚取差价。庄稼人并不买这个账,因为赊地主的镰刀很没意思,他们没法用指头弹着镰刀听声音了,也不能把镰刀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细细观看,也无法再同狡猾的镰刀贩子砍价了,“喂,怎么样,老兄,这次的货可不怎么样啊,再便宜点吧?”在买小镰刀时,他们也是玩同样的把戏,但不同的是女人们也会掺和进来,有时镰刀贩子被惹火了,就会动手打她们。这下就糟了——捅了马蜂窝了,老娘儿们可不干了,小商贩只好压价钱。但老娘儿们有时候也会吃大亏。那是在做另一宗买卖时发生的事:某造纸厂采购原料的事,委托给了一些破布贩子来干,在某些县里,这类人有个绰号叫做“鹰”。这些“鹰”拿到二三百卢布后,便出门到处寻找猎物。但是,这些人和那种捕猎高超的鸟可是迥然不同的,他们不是公然大胆地去进攻和捕获,而是要一些阴谋诡计。“鹰”把他们的车子藏在村庄附近的树林子或灌木丛中,然后只身来到农户人家的后院或后门口晃荡,佯装过路旅客或者闲散漫步之人。农户的老娘儿们凭感觉就可以猜出他们是干什么的,便偷偷地跑去同他们会面,匆忙进行交易。为了能

卖到几个小钱,有些老娘儿们不光是把家里所有的废弃破布卖给“鹰”,甚至把老公的衬衫、自己的裙子也都卖给了他们。最近老娘儿们又有了新花招,那就是偷偷摸摸地把自己家里的大麻及布料都偷出来,以同样的方法卖出去。这么一来,“鹰”的收购范围就扩大了许多,而且还有了新的“生财之道”!但经过这么多次,农户人家的老公们也学鬼了,稍有一丝风吹草动,在“鹰”来到的可疑之处,他们就马上采取戒备和防范的措施。坦白说这个丢人吗?卖大麻本是老爷们儿分内的事,而且他们的确也在干这份生意,但不是到城里去卖,因为进城非常不容易,与其自己运到城里去,倒不如卖给外来的小贩子,这样更方便些。但这些小贩子不带秤,交易时就按四十把作为一普特<sup>①</sup>。可是读者们应该知道,一把意味着什么,俄罗斯人的手掌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在手掌要发挥“精诚效力”的时候!诸如此类之事,对我这个不谙人世奥秘又对农村生活了解甚少的人(正如我们奥加尔省人所说的)来说,真是大长见识。

不过,在我们闲聊过程中,霍里不光自己说个不停,他也问了我很多问题。当他听到我曾经到过国外时,好奇心更浓了,问的事情也就更多了……卡利内奇的好奇心则更胜于他。但是,卡利内奇的主要兴趣在我讲述的自然美景、高山大川、瀑布奇观以及新奇的建筑物和繁华都市。霍里则不同,他对行政管理 and 国家体制方面更感兴趣,总是很有条理地进行分析和询问:“这些事儿在他们那里跟我们这儿一样,还是有什么不同?”“喂,老爷,说一说到底是怎么样的。”卡利内奇听我解说的时候,只是不断惊奇地叹道:“啊!天哪,竟有这种事儿!”霍里一声不吭地听着,双眉紧皱,陷入沉思,只是偶尔说道:“我们这里可没法这么做,要能这样该有多好,也才符合情理。”

请各位读者见谅,我无法向你们转述他提出的全部问题,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我却从我们的交谈中得到一个观念,读者无论如何都是猜不到,这个观念就是:彼得大帝真正体现出了俄罗斯的精神气质,而这正是由他的革新精神而来。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力量和勇毅有十分的自信,宁愿受苦也要进行变革,他们很少沉湎于自己的过去,而是勇于面对自己的未来。凡是好的和先进的东西,他们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东西,他们都能愉快地接受。至于它们来自何方,他们并不关心。他们喜欢嘲笑德国人呆板和没有感情的理性。但是在霍里看来,德国人是一个充满好奇心而又未开化的民族,他乐于学习他们。

<sup>①</sup> 普特为俄制重量单位,1普特约合16.38公斤。



出于特殊地位和他事实上的独立性,霍里跟我讲的许多话,别的农夫是讲不出来的,即使是用撬棍也撬不出来,用磨也磨不出来的。霍里确实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只是在和霍里交谈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农民那种淳朴而机智的语言。就霍里的身份而言,他的知识还是很丰富的,但却是个不识字的文盲。卡利内奇却认识很多字。霍里常常说:“这个浪荡鬼还识字,他养的蜜蜂成活率很高,从来都不会莫名其妙地死去。”“你让孩子们念书了吗?”霍里好半天没吭声。“菲加识字。”“那另外几个孩子呢?”“都不识字。”“为什么呢?”老头儿没有回答,并把话题扯开了。看来不管他多么精明,某些方面他还是有偏见又固执己见,甚至冥顽不化。比如说,他打心底里轻视妇女,心情好的时候,就拿她们开心取乐或者搞恶作剧嘲弄她们。他的老伴是个吵闹又啰嗦的老太婆,一天到晚待在炕上喋喋不休地咒骂。儿子们无奈就不搭理她,可是媳妇们都被她治得百依百顺,很是怕她,每天对她如供奉神灵一般。难怪在一支俄罗斯民歌中婆婆这样唱道:“你不打新媳妇,你不打老婆,算什么成家的男子汉,算什么儿子尽孝心……”有一次我想为媳妇们打抱不平,试图能唤起霍里的怜悯心,想不到的是霍里竟神色自若地驳斥道:“何劳你费心……芝麻绿豆的小事儿,她们爱怎么吵就吵去吧……要是劝解,她们反而会更来劲,再说,也犯不着自找烦恼。”有时这凶婆子爬下炕来,把看家狗叫来,对它嚷道:“过来,过来,狗崽子!”凶狠地抡起烧火棍朝瘦巴巴的狗脊背一顿好打;或者站在敞棚下,和过路人“骂街解闷”(按霍里的说法)。可她却很怕丈夫,只要他一句话,她就会乖乖地爬到炕上去。

但是,更有趣的还是听卡利内奇和霍里之间的争吵,特别是牵涉到波鲁迪金先生的就更有意思了。卡利内奇说:“霍里,你不要在我面前对他说三道四的,尊重点。”霍里则反唇相讥:“你对他这么好,那他为啥连一双靴子也不给你做呀?”“嗨,靴子,看你说的,我要靴子干嘛呀?我是个庄稼汉,用不着。”“我也是个庄稼汉,可是你看……”说到这儿,霍里抬起脚,把他那双毛象<sup>①</sup>皮做的靴子伸给卡利内奇看。卡利内奇回答道:“哎呀,谁比得上你呀?”“那么,至少他也该给你点钱买树皮鞋呀,你整天陪他打猎,大概一双树皮鞋穿不到第二天吧?”“他给过我买树皮鞋的钱的。”“是的,赏钱真多,去年一年也不过给了你一枚十戈比小银币。”卡利内奇气恼地别过脸去,不再说话了。霍里却朗声大笑,这时他那双小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

① 即猛犸象,其实已经灭绝。